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 一些革命活动家

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
《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些革命活动家》编写组

一九八〇年七月

目 录

威廉·李卜克内西	(1)
倍倍尔	(21)
拉法格	(52)
✓ 梅林	(79)
✓ 蔡特金	(97)
卢森堡	(121)
卡尔·李卜克内西	(142)
斯维尔德洛夫	(163)
片山潜	(189)
台尔曼	(210)
季米特洛夫	(231)
福斯特	(253)

威廉·李卜克内西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国际工人运动杰出的活动家，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

李卜克内西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从欧洲1848年革命时期起，就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在他投身于德国工人运动的五十多年中，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坚持对敌斗争，坚持党的工作，在一生的最后几年里，仍坚持批判修正主义。他在革命斗争中，能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纠正错误，继续前进。李卜克内西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列宁所评价的，李卜克内西的名字“同德国工人运动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①

积极参加1848年德国革命

1826年3月29日，威廉·李卜克内西诞生于德国吉森城的一个官吏兼学者的家庭。年幼失去双亲，童年生活比较艰苦。他从小学习勤奋，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中学，随后在吉森、波恩、柏林等地大学唸书。他在中学读书时，就阅读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书籍，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不久，他又读了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一些文章

①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第274页。

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有了一些了解。1846年，由于李卜克内西对当时政府不满而被驱逐出柏林，到瑞士以教书为生。

1848年2月，法国巴黎工人起义，吹响了全欧洲革命的号角。李卜克内西在法国二月革命刚一爆发，就从瑞士赶到了巴黎，怀着满腔热情准备回国参加革命。1848年9月，李卜克内西参加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古斯塔夫·司徒卢威在德国巴登发动的起义。起义者在巴登民主派的武装队伍和当地市民自卫团的支持下，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临时政府”。几天后，起义遭到巴登军队的镇压而失败。李卜克内西和一些起义者一道被捕关进巴登监狱，一直到1849年5月，巴登爆发新的起义时才获得自由。接着，李卜克内西参加了巴登国民炮兵队当炮兵。不久，他又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时期参加了约翰·菲利浦·贝克尔^①率领的师团。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虽然由1849年3月法兰克福议会所通过的帝国宪法是一个妥协的产物，但它规定了德国的统一，取消了贵族的等级特权，宣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等，具有资产阶级宪法的性质。因此，维护帝国宪法在当时也就是维护德国革命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以巨大的革命热情支持这个斗争，力图把它引上革命的道路。恩格斯还亲自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队，直接参加了战斗。护宪运动从五月开始到七月中旬，由于领导起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在反动军队的残酷镇压下而失败了。李卜克内西同司徒卢威等一起越过法国边境，到了

① 贝克尔（1809—1886年），制刷工人，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第一国际在瑞士的德国人支部的组织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瑞士。

1849年深夏，在蔚兰色的瑞士日内瓦湖畔，李卜克内西第一次同恩格斯会面。在同恩格斯短暂的接触中，李卜克内西受到了深刻的感染和教育，正如他在《忆恩格斯》一文中所说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明哲智慧，丝毫没有浪漫和温情的色彩。他在观察人们和事物的时候不是用玫瑰色眼镜或黑色眼镜，而是用明察秋毫的目力；他的目光从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总是要洞悉底蕴。……这一点我在第一次会见他的时候就觉察到了。”

李卜克内西同恩格斯会面不久，就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李卜克内西流亡在瑞士的期间，积极投入了组织德国流亡工人的活动。1850年初，他担任了日内瓦工人协会主席。为了加强流亡在瑞士的德国工人组织之间的联系，他建议把分散在瑞士各地的各个德国工人协会联合起来。随之并向二十四个工作协会发出了书面通知，邀请他们集会讨论拟议中的组织问题和创办共同的机关报问题。但这一计划在进行过程中，遭到了瑞士反动当局的破坏。两个月后，1850年初夏，李卜克内西被驱逐出瑞士。他经过法国到达英国伦敦。从此，开始了他十二年的政治流亡生活。直接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更加积极地从事德国工人运动的工作。

流亡伦敦十二年的战斗生活

李卜克内西到伦敦后不几天，在1850年5月中旬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组织的一次郊游中，认识了马克思。从此，他和马克思、恩格斯有了极密切的联系。从1850年夏天起一直到1862年回德国前，他差不多每天都到马克思家里去，并

且一连好几年从清早到夜晚都在那里度过，到后来他几乎成为马克思家里的人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李卜克内西成为他们的学生和战友。

李卜克内西在伦敦期间，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参加马克思主办的政治经济学讲习班，聆听马克思的讲课。马克思在讲授中，思想明确，语言简练，讲授生动，通俗地阐述了他以后在《资本论》一书中所阐明的理论体系。同时，李卜克内西还向马克思学习语言学。他在回忆这段马克思对他的教育时写道：“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榜样。”又说：“和他在一起而不得到教益的情况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当我发生疑问或完全不懂的时候，在摩尔的高明指导与细心帮助下，便能够很顺利地进行”。“他是我的导师，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这样”。马克思的教育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加速了李卜克内西世界观的改造，使他走上了科学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正如他自己所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表现得如此清晰，“使我前此依旧保持着的某些疑点，象春天阳光下的积雪一样地融化了”。

李卜克内西在伦敦的流亡生活是极端困苦的，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有一次，曾参加过1848年革命、后流亡美国主编激进民主主义报纸的卡尔·弗里德里希·鲍威尔，以优厚的报酬邀请他去当编辑，李卜克内西说：“在我连一块聊以充饥的面包皮也没有的情况下，一星期五十块钱的报酬确实是个非常令人心动的诱饵。但是我拒绝了，……我不愿意远离战场”。后来，鲍威尔施展了最后的手段，竟无中生有地造谣，说李卜克内西是在马克思的主宰下活动，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李卜克内西作了坚定明确地回答，他

说：“处在比我更值得尊敬的人之下，我没有什 么可反对的，我觉得同那些自己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得点东西并且值得尊敬的人在一起，倒要比同鲍威尔他那些‘大丈夫’在一起更舒服一些”。

李卜克内西在伦敦期间，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活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伦敦是当时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的中心。李卜克内西到伦敦不久，便被吸收参加同盟的工作，并参加同盟领导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活动。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分裂，李卜克内西坚决站在马克思、恩格斯一边，同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进行斗争。由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利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影响，拉拢了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多数成员站在他们一边。李卜克内西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十二名盟员一起，于1850年9月17日发表了《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马克思委托同盟科伦区域委员会组织新的中央，并通过决议将维利希、沙佩尔等分裂分子开除出盟。在这场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冒险主义的斗争中，李卜克内西坚持了正确立场，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李卜克内西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他积极参与创办《人民报》的活动。1859年5月7日，《人民报》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伦敦的其他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机关报而创办的，李卜克内西参加了编辑工作。《人民报》从第二号起发表了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文。1859年7月初马克思担任了《人民报》

的实际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使该报成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战斗喉舌。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阵地，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李卜克内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在协会中加强思想和组织建设，使它逐渐健全起来。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就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

李卜克内西还直接深入到英国工人群众中去，和他们一起战斗。1855年6月24日，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思一起参加了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群众示威大会，反对英国当局颁布的损害群众利益的禁止星期日交易法。这个法令从宗教角度出发，禁止人们在星期日做交易，这就直接打击了只有星期日才有精力和时间处理日常生活的劳动群众。马克思曾写了《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一文，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反对反动法案的斗争。7月1日，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又参加了第二次群众示威。

李卜克内西流亡伦敦的十二年间，他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身边，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参加斗争实践，增长了本领和才干，逐渐成长为一个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工人运动的领袖。

为创立和建设德国社会民主党而斗争

1863年7月，由于大赦，李卜克内西结束了他十二年的国外流亡生活，回到德国。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德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又重新活跃

起来。工人教育协会、工人联合会等组织在各地出现。但是，这些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影响，还不是独立的工人政治组织。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组织。这时，拉萨尔以“工人代表”的身分在工人运动中进行宣传鼓动，并担任了1863年5月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职务。拉萨尔认为只要争取到直接的普选权和国家资助建立合作社，就可实现社会主义，对普鲁士王朝卑躬屈膝，妄图把德国工人运动引向歧途。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德国出现的这种情况，认为要创建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就必须在工人运动中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斗争中创立和建设党。刚回国的李卜克内西，积极贯彻执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他同倍倍尔一起，为创立和建设德国工人政党，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卜克内西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就拉萨尔机会主义鼓动问题拟定的革命策略，1863年9月，在柏林参加了全德工人联合会。马克思在1864年6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称赞了李卜克内西的做法，并进一步指出：“尽管我们从策略上考虑暂时不干涉拉萨尔的行动，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同他混在一起……”。①

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李卜克内西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揭露和批判拉萨尔主义，开展了巨大的工作。首先，在报刊这个舆论阵地上，他同拉萨尔主义分子进行了激烈的争夺。1864年11月，全德工人联合会准备办一个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并邀请马克思恩格斯为该报撰稿。马克思、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6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00页。

恩格斯看到办报纲要里没有包含拉萨尔主义的口号，同时考虑到当时还没有掌握其他报刊来影响德国工人运动，为了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防止拉萨尔分子的阴谋，同意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并安排李卜克内西担任该报编辑部的副编辑，作为监督报纸向革命道路发展的一个保证。李卜克内西在任编辑期间，该报发表了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论蒲鲁东》等文。《论蒲鲁东》不仅是对蒲鲁东的批判，而且实际上也是批判拉萨尔的。马克思在谈到写作该文的目的时说：在这一篇文章中，“某些十分无情的打击看来是为蒲鲁东预备的，实际上都击中我们的‘阿基里斯’”（指拉萨尔），“并且是存心这样做的”。①同时，李卜克内西在编辑工作中，了解到拉萨尔与俾斯麦勾结的重要情况，即拉萨尔答应在普鲁士要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问题上全德工人联合会给俾斯麦以支持，交换条件是俾斯麦答应实行普选制，并及时写信告诉了马克思。李卜克内西在编辑部的工作，使拉萨尔分子打算利用《社会民主党人报》公开宣布支持和勾结俾斯麦的“整个美妙计划”“破产了”。②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拉萨尔分子施韦泽坚持机会主义立场，继续奉行向俾斯麦谄媚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5年2月写了《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声明指出，拉萨尔主义是“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6页。

②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57页。

义”，①宣布同该报公开彻底决裂。与此同时，李卜克内西为了坚持革命原则，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行动，也退出了编辑部。并帮助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声明发表在德国许多报纸上，这就迫使施韦泽等不得不将声明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李卜克内西还在宣布加入第一国际的柏林印刷工人联合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决裂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被《莱茵报》等许多德国报纸摘要发表。李卜克内西的这些革命行动是对拉萨尔派的沉重打击，受到了德国先进工人的拥护。

李卜克内西除了利用报刊同拉萨尔分子作斗争以外，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传鼓动，揭露俾斯麦的反动政策，批判拉萨尔主义观点。由于李卜克内西积极进行革命斗争，加强了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在工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样，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就逐渐形成了以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反党派。1865年7月，李卜克内西受到反动政府迫害，再度被迫离开普鲁士，开始在汉诺威，年底迁居萨克森的莱比锡。

在莱比锡，李卜克内西认识了倍倍尔，给倍倍尔以巨大的影响。列宁曾指出：倍倍尔“能够从李卜克内西身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即找到同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的伟大主张的生动联系，找到同当时建立起来的虽然很小但却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的生动联系，找到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活生生的代表者”。②倍倍尔也曾说过，“我与李

① 《马克思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8页。

② 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2页。

卜克內西的交往无疑地加速了我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过程”。此后，两人紧密合作，进行革命斗争。他们共同领导德国另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对盘踞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拉萨尔分子展开坚决的斗争。

在萨克森，李卜克內西更加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他到工人教育协会，特别是在穆尔森格伦德的工人村庄里的演讲很受欢迎，吸引了很多的听众。拉萨尔分子施韦泽曾派人到萨克森来，企图阻止李卜克內西的鼓动工作，结果遭到可耻的失败。1866年10月初李卜克內西又到柏林，在柏林印刷工人协会上发表反政府的演说，就在当天晚上被逮捕，并被判处三个月的徒刑。敌人的迫害，丝毫不能阻止李卜克內西的斗争。对敌人的攻击，他的口号是：以恶棍之道还治恶棍之身。广大工人群众大力支持他的革命行动。

1868年9月，倍倍尔、李卜克內西等领导召开了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纽伦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并通过了承认它的基本原则的纲领。李卜克內西在会上作了关于军备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要求废除现有的军队，还痛斥了资产阶级学术界和报刊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持沉默态度的阴谋。这次大会为党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争取被拉萨尔派控制的广大群众，李卜克內西、倍倍尔出席了拉萨尔派控制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巴门—爱北斐特召开的代表大会。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在大会上发言，谴责施韦泽同俾斯麦政府的关系，以及他阻挠在德国建立统一的工人政党的企图。他们的发言，使联合会中的一部分会员进一步看透了施韦泽的真面目。在会上，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拒绝对施韦泽投信任票。李卜克內西和倍倍

尔同拉萨尔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赞扬和支持，他们指出：“威廉—倍倍尔—施韦泽的舌战结局并不算坏”，①施韦泽“在自己的联合会中的地位已大为动摇。……拉萨尔派的瓦解过程从此开始了，现在将迅速发展”。②同年6月22日，白拉克等人发表宣言，声明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

李卜克内西在同俾斯麦、拉萨尔派的斗争中，还善于利用议会讲坛，揭露敌人、争取群众。1867年8月，李卜克内西被选为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议员。同年9月，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开会，李卜克内西登台发言，他以无比的义愤来反对俾斯麦制度，“把国会罵作是赤裸裸的专制主义的遮羞布”。③李卜克内西的发言，不仅揭露了俾斯麦玩弄的阴谋，而且深刻地批判了拉萨尔鼓吹的由政府实施普选法就可以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李卜克内西在议会中的表现十分称赞，指出：“李卜克内西干得很出色；他毕竟从这里学会了足够多的东西，以致他懂得：唯一正确的政策是要毫无例外地投票反对一切。到现在为止，他一直在认真地这样干”。④

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从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1869年8月，李卜克内西和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4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74页。

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9年4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76页。

③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10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76页。

④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10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66页。

倍倍尔在爱森纳赫城领导召开了德国先进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又称爱森纳赫派），并按照第一国际纲领的主要原则制定了自己的党纲，宣布自己是第一国际的一个分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是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为代表的德国先进工人长期斗争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后，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相反，两派即革命的爱森纳赫派和机会主义的拉萨尔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1870年7月，普鲁士王朝和法国统治者为了争夺欧洲霸权，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普法战争。以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爱森纳赫派，从一开始就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谴责俾斯麦的侵略政策。他们在普鲁士议会表决战时公债时，先以弃权表示反对，后则坚决投反对票。李卜克内西在11月议会的发言中指出：“要求发行公债是为了吞并领土”，“吞并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李卜克内西这种坚定的国际主义立场受到恩格斯的很高赞赏。他说：“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居然能在那里反对侵略战争，这比起我们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所进行的宣传，起了有力得多的、有利于国际宣传的作用”。^①李卜克内西的革命行动，遭到了俾斯麦反动政府的迫害。12月17日，他同倍倍尔一起被捕入狱。

普法战争促使法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爆发。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为代表的爱森

^①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04页，

纳赫派，对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和声援。3月28日，李卜克内西从审前羁押中释放出来。当倍倍尔在议会中支援巴黎公社革命的发言遭到攻击时，李卜克内西在《人民国家报》上断然声明说：“倍倍尔所说的东西，是他所必须说的；为巴黎公社辩护是他的责任！”这一声明表明了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同时，也是给倍倍尔大力支持。

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王朝虽然自上而下的统一了德国，于1871年1月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但是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代表正确路线的仍然是爱森纳赫派。正如列宁所说，“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和革命的策略，只有他们对民族主义的‘不妥协精神’，只有他们在统一德国和‘自上而下’革新德国问题上所抱的不调和态度，才能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奠定牢固的基础。”①

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的最初几年里，由于李卜克内西同倍倍尔一起领导全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反对俾斯麦的反动政策，坚持同拉萨尔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从而密切了党同工人群众的联系，使党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发展壮大。

在斗争的风浪中前进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当时德国工人处在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前

① 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3页。

列。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使德国党沿着正确路线发展，他们继续开展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反对杜林主义和“苏黎世三人团”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这几次重大斗争中，李卜克内西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高。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德国无产阶级迫切要求克服自己队伍内部的分裂，建立统一的工人政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问题提上了日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心德国工人的统一，认为合并必须坚持科学共产主义的革命原则，决不能拿原则作交易，“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①

当时，合并的客观条件对爱森纳赫派是有利的。由于两派执行的路线不同，爱森纳赫派的力量与影响与日俱增，而拉萨尔派则日益削弱，处境十分困难。于是拉萨尔派一反常态主动同爱森纳赫派接近，以图摆脱自己的困境。

1874年10月，李卜克内西和拉萨尔派的代表特耳克就合并问题进行谈判。开始李卜克内西曾表示“合并”不可能再退回到拉萨尔纲领。但特耳克坚持要求把拉萨尔观点写进去，伯恩施坦等也借口合并是两派的共同愿望，极力主张向拉萨尔派让步。在这种形势下，李卜克内西由于在理论上含糊不清，把合并看得高于一切，作了无原则的妥协，并匆忙地和拉萨尔派在1875年2月共同拟定了一个充满了拉萨尔主义观点的纲领草案。在马克思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以后，他仍未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忠告。1875年5月22日至27日在哥达城举行了统一的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

①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页。

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会上,那个充满拉萨尔主义的纲领草案,只作了个别字句的修改被通过为党的纲领。恩格斯指出:“李卜克内西热衷于实行合并,为了合并不惜任何代价,结果把事情全搞糟了。”“这种合并本身包含着分裂的萌芽。”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实现统一后,虽然客观上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但由于合并时,没有同拉萨尔主义划清界限,因而滋长了对机会主义的迁就情绪,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乘机泛滥起来。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猖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当时最危险的敌人。

李卜克内西作为党的机关报(1869年10月至1876年9月是《人民国家报》、1876年10月至1878年10月是《前进报》)的主编,在反对杜林主义这场激烈的斗争中,为捍卫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

正当杜林喧赫一时,不可一世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多次请求恩格斯写文章批判杜林。例如,李卜克内西在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直接建议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反击杜林。他在4月21日的信中指出:“您必须下定决心打击杜林。”这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中所说:“我在德国的友人,再三向我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批判地阐明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②

①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1875年10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47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页。